

創客，3月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更是出現“創客”一詞。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，創客成了鮮明的代表，而定位“創客之城”的深圳也由此成為一再被剖析的對象。

2015年7月份正式出台的《深圳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建設實施方案》，將示範區建設納入法治化軌道，確保重大改革於法有據。2016年6月深圳出台了《關於印發促進創客發展若干措施（試行）》，從創客載體、服務、人才和項目等層面對創客活動予以支持，着力降低創新創業的門檻，吸引全球創客匯集深圳。還設立了個人創客項目，支持創客、創客團隊在深圳發展。

“我感覺自己正在和整個中國一起創新。”作為深圳創客的代表性人物，柴火空間創始人潘昊坦言曾經的孤獨感正在遠去。

“Make with SHENZHEN”，2015年3月10日，紐約時代廣場，“國際創客周”向世界發出了“與深圳共同創造”的邀請。稍早前的1月，深圳更是以城市之名在舊金山推廣“創客之城”。深圳，正將創客打造為一張代表創新與活力的城市名片。

由點到面，由個人至群體，創客的集聚彰顯著社會對創新文化的認同與支持，相應的，創客群體的成功也會掀起整個社會的創業浪潮。在更高的國家戰略層面，以創客為代表的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已被納入創新驅動的路線圖。

在深圳創客看來，儘管深圳也曾被比喻成神奇崛起的一夜城，但人都知道，這只是厚積薄發的結果。創客在深圳的歷程，核心詞還是堅持與創新。2008年，潘昊去了次華強北，就決定留在深圳，隨後創辦矽遞科技。矽遞科技目前是全球第三的開源硬件零件製造商，為全5萬多創客和發明家提供了傳感器、通信等超過700種開源硬件模塊。

為什麼是華強北？深圳市原副市長唐傑表示：“沒有一個多樣化的分工，就沒有多樣化的產業。華強北之所以誕生大量的創客和成功的創業者，因為那裏有中國電子業分工細密的行業，可以組成若干種產品。”深圳“創客天堂”的美譽，最初來自國際創客的評價。

深圳最初的一批創客所面對的用戶基本來自國外，且合作夥伴也是外國人，那個時候，“創客”雖已開始創業活動，卻未正式得名，直到2011年，深圳創客張浩才將“Maker”翻譯成了眼下的“創客”。起步孤單的深圳創客，眼下有着眾多的同行者。深圳科技

創新委提供的數據顯示，目前登記的深圳創客大約有1000多人，自由發展的創客數量更多，柴火空間、開放製造空間、創客工場等創客機構已經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響力。

在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的大背景下，不難發現創客的價值所在。創客完成的是從0到1的一步，創業者需要實現的是從1到100、10000乃至……如果說過去更多關注的是後者，那麼，今天我們意識——沒有這個“1”，後面多少個“0”都沒有意義。

值得關注的是，大企業也開始對創客活動進行支持。深圳目前已有一批包括TCL在內的企業扶持創客團隊，試圖用較低的成本來進行科研攻關。創客可以被視為小的創新單元，基層的創客，構成了原始的驅動力，正如創新創業驅動發展這座金字塔底端需要更多小微企業來支撐。

先行一步的深圳堅持釐清有形之手與無形之手的邊界，決策層將創客文化定位為創新生態的一部分，扶持創客是營造整體生態，絕非挑選種子選手。深圳市科創委主任陸健表示：“支持創客的發展，也支持創客向創業的發展，但政府的目的是鼓勵創新創業。”他進一步表示：“創客並不希望政府來打擾，而年輕人將來玩出多大的成就，其實我們並不在意，我們需要的是培育這種方式、這種文化。”

“他們看重的，是深圳在全球中的硬件配套能力”。矽遞的主理人潘昊認為，深圳作為擁有“創客”全產業鏈的年輕城市，吸引了國內外“玩家”來此創業，是深圳深厚的產業基礎讓創客們自發地聚集在這裏。在深圳紮根的紐約創客Zach在美國媒體上這樣說：“如果你還認為中國在硬件生產領域的是人工的話，那就太天真了。居於供應鏈的核心就是你可以有足夠快的迭代速度，快到其他地方，包括矽谷都無法想象。”

在華南理工大學的創客團隊“牛犢”眼裏，深圳的吸引力還有更多。“牛犢”的公司主打手勢控制的感應燈，他們還沒有畢業就選擇在深圳成立了公司。其聯合創始人丁耿佳認為，深圳實施商事制度改革後，“軟環境”得到進一步優化，是“創客”創業的地，因為深圳的優惠政策，對大學生“創客”具有強大的吸引力。D



掃碼閱讀原文